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騫國政散文選

QIANGUOZHENG SANWENXUAN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騫國政散文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作家散文丛书
塞国政散文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613-0245-2

I·28 定价：1.80 元

目 录

待到太阳升起时

——致筹国政

……………李沙铃（ 1 ）

筹国政散文印象

……………肖云儒（ 5 ）

故乡情思

家乡的五味子……………（ 9 ）

哑柏，你在诉说什么……（ 13 ）

母校春色……………（ 18 ）

家乡戏·····	(22)
排练场之夜·····	(32)
这一片火红的云·····	(36)
“公主杯”的回顾·····	(40)
杨家岭抒情·····	(50)
隔不断的思念·····	(55)
哦，这小精灵·····	(59)

山中抒怀

山中听水·····	(62)
山中即景·····	(66)
写给淘金者·····	(70)
啊！宁陕·····	(73)
大山情·····	(77)
夜宿光头山·····	(85)
彩色的希望·····	(89)

访贤问能

晚霞似火·····	(93)
在你远行的时候·····	(99)
老作家的眷恋·····	(109)

是她，就是她……………	(115)
“热海”印象……………	(119)
德力格乎，再见！……………	(126)
啊！心中的红梅……………	(133)
补钉姑娘……………	(139)
时间啊；时间！……………	(143)
生命在餐桌上闪光……………	(147)
后记……………	(154)

待到太阳升起时

——致蹇国政

李 沙 铃

人和人的认识，不一定都要通过第三者的介绍，有时，读了一篇作品，对作者的印象，比见面相谈，还要深刻。

《家乡的五味子》那篇散文，我看过之后，觉得既有新意，又有深度，特别是满纸的生活气息，使人不由得增添几分醉意。

大约是这个原因，我第一次知道了蹇国政的

名字。

后来，我又陆续看了他的其他作品。

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我问到了他。有人对我说，他正在陕南山村下乡扶贫，日子还没有到期。

于是，我失掉了当时同他相识的机会。

时间一直地过着。

我也一直地忙着。

忽然有一天，影视评论学会约我去参加会议，在一个灯光不亮的会场里，我见到了他。

他很朴实，也很平淡，从形象上，看不到什么惊涛骇浪，红花绿草，完全是森林中的一棵普通灌木，显不出多少特色。

事物的奇妙，就在这儿。

倾刻间，使我联想到了散文的性格。

散文，它多象母亲的白发，雪亮雪亮的，那么自然，那么净洁。

散文，它多象婴儿的笑脸，笑声甜甜的，酒窝深深的，纯真极了，烂漫极了。

散文，它多象青年的步伐，迈得很开，走得很急，勇敢和坚强交织在一起。

散文，它多象远山的峡谷，又深又长，总也走不到头，望不到边……

后来，我见到了他。

我向他交流了我的想法。

他没有点头，只是不出声的微笑。

我很高兴。

完全是事业的安排，我更多地知道了他。

他对文学很痴情。业余写作几乎成了他的第二世界。

在北京召开的五次文代会上，我们住一间房子，谈了很多。我这才发现，他是一位很细心的人，很热情的人，很坦诚的人，很讲友谊的人。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的作家的良质。

我猛然记起了柏拉图。柏氏曾经说过——认识你自己并做自己的事，这就概括了人的全部义务。

他在“故乡情思”、“山中抒怀”、“访贤问能”、“海内萍踪”“英伦忆游”等组章中，时见——赤子之心，游子之情。爱和诚，信和义，都贯其中了。

他很喜欢弄文，但他并没有从事专业写作的红运，奈何奈何，只得在电灯下爬格子了。

时间老人没有亏他，他也没有亏时间老人，100多万字的散文集，总算面世了。

可能由于新闻职业的缘故，他的散文中难免

印有“太直”和“太实”的长短影子。这也不打紧。夜路走的时间长了，也就会晓得哪儿是高坡，哪儿是平地了。待到太阳升起时，他会豁然开朗的……

国政很内向，不大愿意高谈阔论，给人以深沉的感觉。

我想，他以后的作品，大概也会在“深沉”二字上，涂出自己的颜色吧！

我对他和他的作品，充满了希望。

1989年3月8日夜

蹇国政散文印象

肖 云 儒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生。人们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一种实在的生活，这生活却时时刻刻在逝去，由现实变为飘渺的记忆。弄文字的人，却有办法将易逝的生活长留于世，将记忆变为物质形态的文稿，为社会与人心的交流提供一座座桥梁——读着蹇国政的散文，由不得萌生出上面的感受。他将自己的阅历落在了纸面上，我们则从字里行间捕捉他的世界。就象翻着故人的像册，熟知的、少知的生活镜头，便从眼前依依摇过。

他是从黄土地走向城市的。象许多同时代的中年人一样，他由农村走向城市经由了60年代大学教育这样一个文化走廊。这是作者文化心理的、道德审美的根和茎。结在这棵树上的散文果实，从品类、质地到色香味，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来源。蹇国政的散文，立意偏重于掘取含纳在现实生活中的题旨，取材偏重于客体的反映而不是主体的张扬，写法和文字也多系中国现代散文的主流写法，即以事或人为本的内在逻辑清晰的叙述和抒写。至于文中流露出的对各类生活的思想道德评价，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的原乡意识和60年代教育的影响。也许这使文章显出些许拘谨，但就蹇文论蹇文，不失其和谐。

他担负着繁忙的行政组织工作，写作只能在业余挤时间完成。可以想见其时间表上加班加点、见缝插针、优化组合的种种精心和苦心，可以想见其加倍的勤奋和加倍的辛劳。或许，与其说是“挤”、“插”，不如说是“结合”——作者很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去立意、选材，工作的对象常常就是未来文章描写的对象。在工作中接触的人物和事件，在工作中的感受和思索，也常常构成未来散文的内容。当记者时，用新闻报道和散文两支笔写他的采访对象。在农村扶贫，又

以实际工作的支援和写作上的彰扬，双管齐下为山区作贡献。慰问基层广播电视系统的同志，除了带去组织的温暖，也奉上一份作者的热忱。这需要在工作中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关注系统，两副神经，两副眼光，两套笔墨——行政工作的，记者的，作者的。极为辛苦，又不只是靠辛苦就能做到，还需要巧心和悟性。自然，辛苦之外，更多的怕是乐趣。作者因此能以比常人多经历、也多享用一些生活，不但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现实的创造喜悦，而且在写作中对生活作一次精神咀嚼，获得审美创造的喜悦。

他是个记者，职业的习惯使他常常在艺术价值和新闻价值两个座标上来确定视角，看取和再现生活。如果说，情与诗的散文把过实地叙写人和事看成一忌，箬文则是将事件和人物真切的报道作为散文理所当然的一个功能。他将这个功能和美文学的功能溶合起来，去寻求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也许影响了对心态、感情和生活情趣的展示，容易板滞，容易密实而不透风。但在由新闻记者而写散文的作者身上几乎都可以看见，作为一种现象，你不能不去关注。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赠予了一顶“新闻文艺”的帽子，其意并非勉为其誉，乃是想提醒一下文艺界，对待不同的散文

写作追求，要有不同的衡文标准，不好从纯情散文的角度，美文学的角度，对记人叙事的文章妄议的。恐怕倒是要在提倡纯美散文的同时，也提倡诸如新闻文艺品种之一的报道性散文，以及其他纪游、叙事散文，为多彩的散文园地增加一个个新族类，也为为数众多的爱好散文写作的记者以及其他业余作者进入散文作者队伍，开一扇理论的门扉。

作者于文艺、特别是于散文下过功夫，且极有心得。立意常含哲理，对景对事的记叙简洁明晰，时见传神之笔，如内蒙草原风光，秦岭山中情调。写人寄寓感情，对熟悉的人，直抒久凝于胸臆中的感受，陌生人，有时也能抓住特点勾勒出鲜明的侧影。更多的散文，记人叙事相交融，在记事过程中，将人物的某种精神品格和性格特点显示出来。近几年，可以明显感到作者在多方位地圆熟自己这支笔，写叙事散文的同时，也开始写一些抒情重感的篇章，如《山中听水》、《湖畔秋思》。虽然不多，看得出在繁忙事务掩盖下，作者内心纯朴的心境和对天籁的追求，说真的，很为我喜欢。

1989年新春于西安

故乡情思

家乡的五味子

人们对故乡，总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长久地保留着幼年时代的一些温馨的记忆。

我的故乡在秦岭渭水之间，那儿钟灵毓秀，物阜民丰，素有“金周至”的美称。从背着铺盖卷儿到省城就读那年算起，我离开故乡已有二十四个寒暑了。水一般流逝的岁月，并没能冲淡我对故乡的印记。

在我们那一带，乡亲们都把秦岭叫做南山，山中有一种野果，名叫五味子，果实能吃，蔓可熬茶。它虽然名见药典，但在南山庞大的野生水果家族中，不过是个小不点儿，不占什么地位罢

了。千百年来，它在中自生自灭，从未赢得过乡下人的青睐，而只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占据着一个小小的位置。每当大人们走山归来，不等柴担落地，娃娃们的眼睛就瞅准了条子布手巾里那一嘟噜熟透了的五味子。偶尔也有山里人采下来拿到山外来卖的，只要那竹背篓往村当中一放，周围很快就瞪起了一双双圆溜溜的眼睛。那一串一串深红色的果实，外边还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好看得象玛瑙粒儿一般，惹得孩子们口水直往肚里流。于是，一个个跑回家，缠着大人要来鸡蛋、蒸馍换果果吃。那滋味儿呀，酸酸儿、甜甜儿、怪怪儿的，吃一口真把生日都忘了！

记得有一次，妈妈用一个蒸馍换来一把五味子，刚塞到我手里，对门的菊叶姐就跟了过来。她爹死得早，她娘儿俩日子过得很紧巴，常常连一个换瓜果的蒸馍也拿不出来。妈妈忙从我手中取了两串给了她，我不依，“哇”地一声哭了。菊叶姐她妈闻声跑过来说：“好娃哩，你甭哭咧！姨给你打她。”说着，照准菊叶姐的小脑袋，“叭、叭”就是两把掌，菊叶姐求饶地尖叫起来，我也哭得更厉害了。

多少年过去了，后来我进了城，有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却总是忘不了五味子那股特殊的味

道，尤其忘不了菊叶姐那张怯生而清瘦的小脸蛋。

这几年，故乡的变化真大，我对来自故乡的信息总是听不够。我曾经向家乡来的人打听过菊叶姐的下落，都说她妈去世以后，她被嫁到南山里再没音讯，于是，我怅然了。

春节前夕，我正在西安年货市场上徜徉，猛然看见前面的路旁围了一堆人，便好奇地挤进去一看，原是卖刺绣品的。各式各样的桌布、床围、枕套……把一张大塑料床单摆得满满的。奇怪的是，不少绣品上都绣着一串一串红得可爱的五味子，那颜色着实比真的还水灵，好象用手一撞就会流出酸甜的汁水来。我不由得俯下身，久久地端详着。

卖主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打扮入时，落落大方，主动向我打着招呼：“同志，买一件吧！”我不假思索地摇了摇头，直起身子，但并没有马上离去。那姑娘热情地说：“这是周至刺绣，可有名气哩！”一听是故乡来的，我一时兴趣上来，便和她攀谈起来。真没看出，她还是一个乡村刺绣厂的采购员兼推销员哩！到过十几个省，说一口关中式普通话。

“同志，别看这五味子果长在我们山里多少